

“诗史互证”视域中的周煌涉琉球文学、 史学撰著及其价值

王小恒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摘要:周煌是重庆涪陵历史上走向全国的重要官员及文史大家,对其撰著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梳理,使之发扬光大,繁荣地方文化建设,造福桑梓,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周煌众多的文史撰著中,《琉球国志》具有代表性,其内容匡正前作,凌越前述,堪称体大思精,为此类撰著的集大成之作;诗集《海山存稿》存有不少周煌出使琉球途中及出使前后创作的诗歌作品,与《琉球国志》相互印证,可补《琉球国志》之不足。两者互参,可得到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周煌;“诗史互证”;《琉球国志》;《海山存稿》;内容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K8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1-0095-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20109

重庆涪陵地处渝东要冲,不但地理位置重要,且文化底蕴深厚,名家俊彦辈出,为后人积累了丰厚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值得发掘和整理。在诸多涪陵籍历史文化名人中,周煌是特出的一位。周煌的一生,不但在政治和事功方面可圈可点,在文学、地理、历史以及书法等诸多领域也颇有建树。在几十年仕宦过程中,他走向全国,尤其是与许多江浙文化圈代表性人物建立了广泛的个人交谊,成为涪陵诸多历史名人中少有的取得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人物。周煌的文学创作和史学撰著俱有实绩,在这些撰著中,涉及琉球的诗歌创作以及《琉球国志略》的撰写,为他赢得了很大声名,也显示了作者旺盛的创作活力及深厚的学术功力。因此,对于周煌这样一位涪陵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周煌《琉球国志略》撰著始末及史学地位

周煌是清代中期走出涪陵,产生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御前大臣、文史大家和书法名家,其事功、创作和学术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煌(1714-1785),字景垣,号海山,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人。据《涪陵周氏家谱》记载,周煌乃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第十九世孙。周煌为乾隆丙辰科举人,丁巳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历康熙、雍正、乾隆

收稿日期:2021-09-28

作者简介:王小恒(1973—),男,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教授,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研究方向:明清地域文学。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中期浙派诗人集群研究”(13XZW007);202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诗人群体嬗变研究”(2020YBWX157)。

三朝。历官至右中允,充册封琉球国中山王副使,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江南学政,刑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学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卒,进太子太傅,谥文恭。《清史稿·列传》有传。

周煌撰著有《琉球国志略》《海山诗稿》《海东集》《豫章集》等诗文集和史学著作近十种,当时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周煌的诗歌创作在影响很大的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中有收录,在张应昌《清诗铎》、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著名清诗汇编本中均有选录,在《涪州志》中也有选录;周煌文也曾引起一些选家注意,沈粹芬等辑的《清文汇》中就录有其文《吴钺传》。古人选本和汇编按一定标准进行,选哪些作品与不选哪些作品本身就含有评述之意,选本所选诗文后往往有简短评述,可以理解为基础层面的研究。在各类史著中,周煌也是不容忽视的人物,《清史稿》卷三二一、《满汉名臣传》卷三二、《国朝耆献类征》卷八三中都有周煌传,这些记述是我们研究周煌及其撰著十分珍贵的文献材料。

周煌《琉球国志略》是其出使琉球之行的重要成果之一。琉球国位于日本西南部,处于九州岛与台湾岛之间,由冲绳、先岛大隅、吐噶喇、奄美5组群岛组成。1879年琉球国被日本吞并,“二战”期间被美国占领,1953年美国将萨南诸岛(后三组)归还日本,属鹿儿岛县,1972年将冲绳和先岛群岛归还,仍属冲绳县。琉球在古代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明清两代,两国交往日益频繁,琉球国王去世,新国王袭位,明清政府都要派使臣前往祭奠册封。因此,琉球实为中国藩属国。自明洪武年间(1368-1398)至清末近500年中,明清政府共向琉球派册封使24次。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始,每次册封使回国后都要将出使过程和琉球国情况写成专门报告,呈送皇帝御览。这些报告愈到后来愈为详备。乾隆二十一年(1756),琉球国王去世,周煌以侍读充册封琉球副使,与正使侍讲全魁往琉球册封中山王尚穆。自此年六月初二从福建起航,至次年二月二十六日返京。周煌根据其出使过程中积累的相关资料,将此次册封的所有文献分门别类,撰成《琉球国志略》十六卷,其中卷首附历朝御制文献及图绘若干篇(幅)。

周煌《琉球国志略》之前,自明代至清中期,曾24次册封琉球,使臣归来大多有文献存留,这些文献遗存是中外交流的珍贵史料。这些文献著名者先后有明代陈侃的《嘉靖甲午使录》、郭汝霖的《嘉靖辛酉使录》、萧崇业的《万历己卯使录》、谢杰的《己卯使录撮要补遗》、夏子阳的《使琉球录》、王士禛的《万历丙午使录》、杜三策的《崇祯癸酉记录》(实际上为门客胡靖撰);清代则有张学礼的《中山纪略》、汪辑的《中山沿革志》、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等。周煌《琉球国志略》之后则有李鼎元的《使琉球记》、齐鯉与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赵新的《续琉球国志略》等。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历代政府册封琉球较为频繁,作为国家重要对外交流活动,每次册封理所当然地应有相关文献记录下来,这种记录活动到了清代,俨然形成一个传统。可以说,周煌的《琉球国志略》的撰著就是沿着这一传统,后来居上,且后出转精,成就卓越。

二、周煌《琉球国志略》严谨的编撰精神、学术理路及价值

周煌在撰著《琉球国志略》时,有感于以前的相关资料多有讹误,记录各有出入,于是欲就其出使琉球的实际见闻做一次较大规模的厘清。在其书成呈乾隆皇帝的奏章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意见:

以前此使臣类有记录,意存润饰,传闻异辞。兹当就耳目所及,加以订正,务求征信,无事铺张。臣衔命战兢,每怀靡及。遵即于往返途次,及使馆余闲,随时采辑,略具草稿。续自回京数月以来,分门比类,以次告竣。臣愚窃谓前疑尽释,识神护之非诬,近事有征,较陈编而略备。^{[1]573}

由此可见,以前使臣“记录”虽多,但由于明代与琉球尚在交流往来之初,所到之处,多带有猎奇心

理,故而“意存润饰”,主观性较强,因而其结果是“传闻异词”,不少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存在问题。同时,周煌对历代使录还做了系统回顾,明其得失。《凡例》第三条云:“使之有录,自明陈侃始,侃直曰《使录》。郭汝霖、萧崇业皆曰《使录》,俱止一篇。谢杰《使事补遗》始分八款,曰《原委》《使礼》《册封》《用人》《启行》《敬神》《国俗》《御倭》,《外集》曰有《东交市记》,又《琐言》二条,曰《事权》,曰《恤役》。至夏子阳《使录》,则《海图》之外,亦列八款,曰《题奏》《使事》《礼仪》《造舟》《用人》《敬神》《质异》《使务》。国朝张学礼则《纪略杂录》各自成卷。汪楫则《疏抄》外《中山沿革志》为二卷,《杂录》五卷,曰《使事》《疆域》《俗尚》《物产》《神异》。至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较为该备,然条类目繁多,不相统系,稽考难于检阅。”^{[1]577}在明确历代使录得失的基础上,力求使自己的《琉球国志略》后出转精,后来居上,具有集成的特点。对这一特点,作者说《琉球国志略》“拟荟萃前使诸录,互相考证,订其伪舛,并参前史,旁及百家记载,有关琉球事实者,兼收汇辑,质以亲所见闻”^{[1]577}。由上述可见,针对前代使琉记录的“意存润饰”“传闻异词”“难于检阅”等不足,周煌撰著《琉球国志略》的首要指导思想便是“务求征信”,即保证记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保证这种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者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首先是严谨的撰著态度。清代学术风气浓厚,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是公认的。在治学方面,清人轻视明人学术的一大缺陷就是空疏。加之此书编撰完成后,要呈上御览,更不能马虎从事。事实上,此书编成后,由武英殿刻板印行。据《清史稿·周煌传》记载:“二十年,命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尚穆。寻迁右中允,再迁侍讲。二十二年,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印行。”^{[2]270}武英殿刻行的是皇家珍版图书,以精校精刻著称。正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撰著态度,周煌的《琉球国志略》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嘉许。

其次是《琉球国志略》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加以编撰。从结构上看,现在可以看到的乾隆乙卯年刊行的漱润堂藏板《琉球国志略》,首列周煌就此书编成而上呈乾隆皇帝的《奏章》,次总目。总目首列《凡例》,次《采用书目》,卷首列明清历代册封《御书》《诏敕》《谕祭文》,再次列《图绘》,最后为正文十六卷。为保证各种材料“征而有信”,单是《采用书目》中明确列出的书目即称浩繁,包括《钦定明史》《大清会典》《渊鉴类函》《大一统志》《隋书》《南史》《唐书》《宋史》《元史》《明实录》《明一统志》《明会典》这样的国家层面编纂的正史,还有《明陈侃嘉靖甲午使录》《郭汝霖嘉靖辛酉使录》等前人出使琉球使录,还包括《海东吟稿》《林麟焜竹枝词》《海滨使琉球诗》《中山诗汇集》等别集或总集,此外尚有《池北偶谈》《渡海舆记》《寰宇记》《殊域周咨》《朝野僉载》《广舆记》《职方外纪》《星槎渊海》等类笔记和杂记,甚至还包括《郑若曾日本图纂》等类图谱及《使职要务》等使臣指南一类书。总之,为了保证《志略》的可靠性,周煌在编撰此书时,真正做到了将相关文献资料“一网打尽”,从而大大超越了前人。

第三,为了保证真实可信性,作者还在撰述思想上做了一定的辩证。其辩证的内容,关乎撰著的大方向,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关于琉球国的名称问题,向来以“中山”命名,周煌认为大不妥,且一一加以辩证。作者在《凡例》第一条即云:“琉球国于元延祐间曾分为三,遂以中山自别于山南、山北。前明洪武初,三王并封。至永乐中,尚巴志复合为一,宜改称矣,而相沿不察,且私谓中山能并山南北,有矜艳之意,故仍其旧。大抵中山世号忠顺,本不敢若倭人僭立‘元和’‘宽永’等名号,而但以‘琉球’为国名,‘中山’为王号而已。国朝康熙元年颁赐王印,印文止‘琉球国王之印’六字,不称‘中山’。今上以清篆告成,另铸新印,颁给印文仍前,而先后使臣汪楫、徐葆光所录尚以‘中山’冠其书名,何也?臣愚以为,诏书不没其‘中山’旧号者,诏必宣示,令众共闻,故俯从其王与国人之意,而印则视内地诸道关防,只应以‘琉球’扩之。”^{[1]577}这种辩证是非常重要的,事关国体和政治大局,也关乎撰者的政治立场,不可不辨。正因为此,周煌命名其《志》为《琉球国志》,而非《中山国志》,即“恪遵印文”,是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和合理性的结果。

周煌《琉球国志略》汇集前人所录资料,纠正了前录种种不足,使之具有集成的特点,可以说有功于

使事,大大丰富了此类文献的编撰。但作者谦虚地说:“而云《略》者,以得自严程匆遽之余,实不敢自信无误,且冀窃比于古使臣,每怀靡及之意焉。”^{[1]578}这种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学术价值方面,周煌《琉球国志略》为汇集前录、广加征稽之作,目的就是要匡正前作,成一代关于琉球之志,因此此著堪称体大思精、凌越前述。除了撰著态度的严肃、史才的卓越、史识的进步之外,占有文献资料可谓“一网打尽”,内容上只要事关琉球之史料则几乎搜罗殆尽,作者对这些资料又善加组织,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具体说来,《志略》凡十六卷,每一卷皆按照一定的主题加以编排,体现了后出转精的学术价值。

具体编排上,《志略》可以说网罗了关于琉球国自然形貌、人文景观、政治制度、外交国防、艺文创作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难以入十六卷的内容,从政治角度出发,根据其重要性,将明清以来历代《御书》《诏敕》《谕祭文》置于正文之前,又将《图绘》别立于历代《御书》《诏敕》《谕祭文》之后、正文之前,既使读者对所志之国疆域面貌可以一目了然,也可显示其重要性。《图绘》共包括十多张,分别是《琉球星野图》《琉球国全图》《琉球国都图》《谕祭先王庙图》《册封中山王图》《中山王图》《天使馆图》《球阳八景图》《封舟图》《玻璃漏图》《罗星图》《针路图》等。这些图根据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舆地之图,如《琉球星野图》《琉球国全图》《琉球国都图》,由此可知其疆域和国都形貌;二是一些特殊地域之图,如《天使馆图》;三是反映一些特殊场合之图,如《谕祭先王庙图》《册封中山王图》等,都是反映一些重大场合如册封、祭祀的图景;四是特定的人、物之图,如《中山王图》《封舟图》《玻璃漏图》《罗星图》《针路图》等,如《中山王图》即琉球国主中山王的画像,从中山王及其侍者的衣着服饰、样貌神态来看,仿佛中华人物;最后是江山形胜之图,如《球阳八景图》。对于这些图绘,作者在《凡例》中解释说:“图书自昔并称,图绘之设,本以摹状形势,令弹丸黑子,可按图而得耳!今所绘只择其有关天文、地理及中华声教者,衍为数则。若岛夷日用琐屑,如旧录玩器之属,概从略焉。”^{[1]577}可见,这些图绘非随意加以采录,而是有所甄别裁汰,取其“有关天文、地理及中华声教者”,才加以使用。

通过上述对于《琉球国志略》的撰著缘起、指导思想以及内容编排等方面的情况分析表明,《志略》比之此前历代诸使录,无论是指导思想、认识深度,还是编排内容的层次性和科学性,都有实质性的提高,代表了这一时期琉球国志撰著的最高水平。

三、以诗补史:周煌的琉球纪行诗创作

古人对诗歌作品往往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编排,有的是按创作时间,有的是按照创作内容。周煌《海山存稿》第十一卷则是一组内容相当独特的诗作,为作者出使琉球之作的结集。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由全魁、周煌分别充任正、副使,代表清廷前往琉球册封中山王尚穆。完成此次使命后,周煌有感于明清以来历次初始文献撰录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不但有《琉球国志略》之著,而且在出使的整个过程中,将途中见闻以及至琉球以后与多方交接诸事形诸歌咏,发为篇什,共计129首。作者在其诗集中将这129首诗歌专门汇为一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海山存稿》卷十一。

《海山存稿》卷十一作为作者出使琉球国的全纪录,内容丰富,不但为读者展示了作者出使琉球的全过程,而且所录出使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可以补《琉球国志略》作为史志体例所不便反映的内容。同时,作品中对于作者出使过程中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的记录,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一) 琉球纪行诗完整记录了出使琉球的全过程

通过研读《海山存稿》卷十一这129首诗歌,我们认为,这些诗歌创作将出使过程予以完整呈现。凡使前纪恩、恭请圣训、辞亲别友、阅舟登船、虎门出海、海上见闻、历险至琉、册封礼成、人事往还、登临游览、还朝复命等一系列重要环节皆历历可见,这些都是《志略》中难以看见的。为明乎此,下文对相关重要篇目略加罗列,以窥其貌。

使前纪恩:《奉使琉球纪恩四首》其二:

诏选儒臣入睿题,恩华先已耀金闺。
抚衷何分堪持节,在圣犹就是置圭。
岂有文章同炳虎,须知羽翼不濡鹄。
一朝冠服分槐省,稽古荣叨五等齐。^{[3]733}

此诗言作者入选使臣之列,自称才识不能堪此大任。实际上此次出使琉球不但圆满完成了使命,而且后来撰成《琉球国志略》,成就斐然,不但在学术上有建树,且此书颇有助于邦国治理,政治上有重大意义。

恭请圣训:《将赴琉球,恭请圣训,召见养心殿,次日擢臣侍讲,纪恩二首》其二:

鸾坡载笔岁峥嵘,天顾恩深每自惊。
窃愧秘书难遍读,早从讲席荷殊荣。
青宫华选除方使,霁宇龙颜近更明。
二十年来趋走地,倍增瞻恋不胜情。^{[3]734}

清廷对怀化属邦高度重视,不但出使官员精挑细选,而且处处示恩,此诗夹注透漏出这样的信息:“十三年秋,特旨擢臣侍读,阁臣以守制回籍复奏,乃始别除。”^{[3]734}侍读、侍讲乃是清华之职,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诗人已被擢升为侍读学士,此时作者回籍丁忧,按照规制,乃罢。此次出使琉球的当口,清廷复擢任周煌为侍讲学士,既是示恩勉励,也说明当局对使事的高度重视。

辞亲别友:《二月九日初出国门,门人朱玉阶编修,李西轩、马梅阿两检讨,毛其人庶常,博虚宥主事,张容斋助教并见送于彰仪门外,作此留别兼示岐、岱两儿》等作。出使琉球使团由京出发,一路向南,其具体路线在相关创作中有所涉及,即:先后经泰安、扬州、镇江、杭州,以及东起衢州、金华、丽水三市交界处,且西延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遂至福建登舟处。其事有诗可证,分别是:《岳庙》《羊叔子故里》《平山堂四首》《京口候潮》《西湖杂咏九首》《雨后吴山晚望》《宿雨初止,发峡口,度仙霞岭天雨庵小憩,遂步至头关顶,用苏长公自阳平至斜谷宿南山蟠龙寺诗元韵》《仙霞岭感事二首》等。

阅舟登船:《由洪山桥奉诏入城》《诣南台拈香因阅封舟》《奉迎天后香火登舟恭纪》《赉奉诏敕出南台舟次,恭纪二首》《太平港祭江取水》《怡山院谕祭海神恭纪》等。作为盛大的国家级外交典礼,出使琉球举行封事有一系列的程序,诸如祭奠江神、海神等活动,都极为隆重,这一切祭祀活动就绪后,才正式出海远航。

虎门出海:《五虎门放洋》:

已过双龟石,初辞五虎门。
何时为彼岸,此路尚中原。
白日分寒燠,青天杂晓昏。
区区驰九折,直欲陋王尊。^{[3]738}

在中国古代航海条件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琉球之地虽距离中国不算遥远,但海上气候变幻莫测,难免使人忐忑,故诗中说“何时为彼岸”。

海上见闻:《望鸡笼山》《望钓鱼岛》《泊姑米山二首》《姑米阻风二首》《海上即事四首》等。清朝使团海上航行,诗人也藉此留下了不少诗作。在诗中,诗人直言:“半生踪迹未云奇,且喜兹行冠曩时。”^{[3]738}行程中见闻甚广,如《望钓鱼台》诗云:“试看今日舟人喜,不是临渊起羡时。”^{[3]738}夹注则云:“海行见山则喜。”^{[3]738}照常规度之,航海时见山,则说明要么已达目的地,要么即可靠港,可以获得补给。此处所言见到之山即为钓鱼岛,清代称为钓鱼台,此岛古来即为我国领土。又如《海上即事四首》其三夹注有云:“过钓鱼台有大鲨鱼随舟。”^{[3]738}在清代人们见闻还不广博的情况下,大鲨鱼随舟而行,诚

是大开眼界的情景。

历险至琉:《触礁后移居公馆三首》《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九日朔先大夫诞日又为继慈忌辰感赋》等。从上述所举诸诗来看,在此次出使琉球过程中,封舟曾有触礁之险。触礁之地,似为已近琉球目的地了,故而除了封舟船体遭受较大损坏、物品遗失过半外,人员尚安然无恙。据《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八夹注云:“舟既触礁,龙骨皆折。”^{[3]741}可见封舟损坏严重。其十七夹注云:“时命收取原船桅柁,至书籍行李,漂失过半矣。”^{[3]741}可见随行物品损失也很大,所幸人员无恙。《贱辰与正使全穆斋同日即席口占二首》中有“二百廿人全不死”之句^{[3]744},可谓不幸中之万幸!对于此次遇险,诗人在《九日朔先大夫诞日又为继慈忌辰感赋》中感慨地说:“偷生已今日,今日又偷生。险不登泉路,难为滞岛城。”^{[3]742}因此,此次出使琉球,堪称“九死一生”,乾隆在事后召见使琉诸臣时也给予高度肯定,《四月二十一日于河间复命行在,恭纪二首》其二夹注云:“九死一生,乃上(按指乾隆)降恩语也。”^{[3]746}

册封礼成:《封舟到霸港,王世子亲帅陪臣出迎恩亭祇迓纪事》《册封礼成恭纪四首》。《册封礼成恭纪四首》其一云:“扶桑初旭放新晴,佳气葱茏入岛城。远捧天书金错落,高擎内帛玉纵横。龙亭乍过群神伏,凤盖旋临列骑萦。盛典几人亲再见,华颠呼似作嵩声。”^{[3]740}此诗表现琉球国中山王受清政府册封时的隆重庄严场景,颇为真切。按照惯例,册封时清政府不但有正式的封书,而且有大量物品随赠。据周煌《琉球国志略》,此次颁赐中山王的物品有:“蟒缎二疋,青彩缎三疋,蓝彩缎三疋,蓝素缎三疋,闪缎二疋,衣素缎二疋,锦三疋,纱四疋,罗四疋,绸四疋。”^{[1]581}颁赐王妃的物品有:“妆缎一疋,青彩缎二疋,蓝彩缎二疋,蓝素缎二疋,闪缎一疋,衣素缎二疋,锦二疋,纱四疋,罗四疋。”^{[1]581}可见所赐皆中原上佳物产,为岛国当时所罕见。

人事往还:《中山王送菊》《恭逢皇太后万寿,节臣等谨率陪臣紫金大夫以下,于明伦堂庆贺,讫复召宴使馆,国相、王叔、王舅、法司等官皆至恭纪》《国相王叔尚宣谟园》等。使团官员敕封琉球,代表的是清朝中央政府,所以这些官员也受到当地很高的礼遇。诗人在琉期间,琉球中山王曾差人送菊,故有诗《中山王送菊》,此诗本属凡常应答之作,但夹注云:“来菊有‘太白’‘仙影’‘祥星’‘清曙’‘秋山’‘霓裳’‘山红’‘晓锦’‘黄霞’‘朝霞’‘晚霞’之目,以竹筒书之。”^{[3]743}这些菊花的命名完全符合中土文化习惯,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当地熏染至深。《恭逢皇太后万寿,节臣等谨率陪臣紫金大夫以下,于明伦堂庆贺,讫复召宴使馆,国相、王叔、王舅、法司等官皆至恭纪》一诗则是对于中山王之母万寿节日的恭贺之作,也是使臣在琉球国的重要外交活动,单从诗题即可看出,由于是琉球国的国家级典礼,因而参加者级别很高,不但有正副节臣,还有琉球国高级官员和皇亲诸人。这些相关的人事往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外交流,大大增加了中土人士在琉球国的参与度,有利于提高清朝中央政府的影响力。

登临游览:《九日奥山登高用杜牧之斋山诗韵》《丰见城》《游辨岳》《山南纪游追和前使徐澄斋先生韵》等。《游辨岳》一诗写得富有气势,诗云:“五岳何年到十洲,试从望海海全收。城标故国鼎三足,岛界诸蛮蜃一楼。古木带烟山阁晚,虚崖回日石壤秋。停车问俗征荒记,说有丛祠祝祝留。”^{[3]744}此诗艺术上颇有造诣,其“五岳何年到十洲”一句之后夹注有云:“琉球五岳,盖是国人慕中华而仿名之。”^{[3]744}可见,琉球虽为岛国,也有所谓“五岳”之目,此“五岳”乃是仿照中土而为之。由此可见中土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力。而《丰见城》一诗则以考证见称。诗题下小注云:“城为山南王弟宅。按永乐初,山南王弟汪应祖遣使入贡,王无子,遗命立之。”^{[3]744}则由一城之古迹可以考见诸多史实。

还朝复命:《留别与山》《再举节印出那霸登舟纪事》《封舟发那霸口号》《三月六日举节出城,登洪山桥舟次》《四月二十一日于河间复命行在,恭纪二首》等诗。

综上所述,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整个出使过程。通过这些诗歌创作,读者对此次出使可

以获得感性的认识。

(二) 琉球纪行诗完整记录了诗人使琉过程中的种种感受

周煌琉球之行经历风涛之险,备尝艰辛,甚至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其诗歌创作在时时流露出忠于王事的背后,也表现出诗人个人的种种真实感受,这些感受在《志略》中是难以看到的,这也是该组诗歌创作的认识意义和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往返行程中,由于事务繁忙,其诗多纪实,书写所见所闻。在到达琉球后,鉴于途中遭遇了封舟触礁等意外情况,诗人多有抒怀之作,兹举数例以作佐证。

首先《是日归馆后,颇自觉醉,夜不能成寐,因忆在都日,与二三同人登毗庐阁、窑台诸胜。廿年来,晨星落落,而余复以于役滞留海外,抚时感事,尤难为怀云》一诗云:

何时秋来滞海边,旧游回首故依然。
当吟处士篱间句,不碍重阳雨里天。
古寺看松还载月,荒台寻柳已捐烟。
浮沉聚散须臾事,紫蟹黄柑又一年。^{[3]744}

此诗写于使琉之重阳前一日,后即为《润九日同正使全穆斋……》。客居海滨异国,回想前尘,忆及与旧友二三同游的情景,诗人不禁感慨深沉。

其次还有《属疾》,诗云:

万里身同客,三秋病独亲。
周旋为与我,去住不由人。
痛以今思昨,愁从旧人新。
殊方艰药裹,革带竞移胸。^{[3]743}

前诗乃醉中之作,此为病中之作。万里客身,三秋罹病,形只影单,去留难定,观今思往,新愁旧绪,缺医少药,衣带渐宽,形容渐瘦。这种种艰难情境,“九死一生”绝不是虚语。

以上诸诗更多的是反映个人的处境,但作者作为代表朝廷国体的使臣,这种诗作只是偶然流露其内心情绪,更多的作品是堂皇正大关心使命的于役之诗、伤古吊今的咏怀之诗,如《丰见城》:

山南霸业久中倾,丰见遗墟迹已平。
岂有椒聊滋下邑,空余蔓草傍巖城。
马牛至竟风相及,蛮触何曾角不争。
从古兴废成底事,我来凭吊亦含情。^{[3]744}

丰见城为明代初年琉球山南王弟汪应祖故宅,汪应祖曾派遣使者朝贡永乐帝。然时间不过三五百年,其宅邸竟已夷为平地,对此,作者在诗的结尾发出深沉感慨。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两首属意独特的小诗《鹧鸪》《杜鹃》,均作于琉球归来而尚未见驾复命之前。兹录于下:

鹧鸪

只有风波险,山中险亦平。
如何行不得,痴绝鹧鸪声。^{[3]746}

杜鹃

乡语三年隔,声声出高树。
还应谢故人,吾今北归去。^{[3]746}

这两首五言绝句,毫无雕琢生涩之感,一派率真自然,情绪欢快明朗,把作者摆脱出使途中种种艰难、风险的轻松心情烘托出来。真是“池鱼思故渊”,中土故园的鹧鸪和杜鹃也像是诗人的老朋友,懂得他经历了无数的险滩惊浪,“劫后余生”的欣喜就蕴含在诗中。

(三) 琉球纪行诗可与《琉球国志略》资料互参

周煌的使琉纪行诗完整记录了作者使琉的全过程,表达了其在使琉过程中的种种见闻感受,这些内

容可以补充《琉球国志略》作为志书所不便记录的内容,可以“以诗补史”。另外还有大量内容可与《志略》互参,发挥“诗史互证”的作用。为清眉目,避免枝蔓,笔者将其中一部分内容辑录如下:

1.《诣南台拈香因阅封舟》诗中“鹳首回翔支十二”句后夹注云:“海船命名按十二支。船头边板曰鼠墙;后两边栏曰牛栏;桅绳曰虎尾;系桅绳木曰兔耳;船底大木曰龙骨;两边另钉湾杉木曰水蛇;蓬系绳板曰马脸;船头横覆板插两角曰羊角;镶龙骨木曰猿榱;抱桅蓬绳曰鸡冠;抱桅绳木曰狗牙;挂桅脚杉木段曰桅猪尾。”^{[3]736}即把封船的各个部分以十二地支为序分别加以命名:鼠墙、牛栏、虎尾、兔耳、龙骨、水蛇、马脸、羊角、猿榱、鸡冠、狗牙、猪尾。《琉球国志略》有《封舟图》,可为补充。

2.《奉迎天后香火登舟恭纪》二首其一“对港树藏柔远驿”句后夹注云:“封舟泊近南岸,其北即琉球馆。”^{[3]737}说明封舟停泊的方位,以及其与琉球馆的位置关系。此条可参诸《志略》前附相关图绘。

3.《海上即事四首》其二“海舶合同黄帽住”句后夹注云:“接封大夫黄帽。”^{[3]738}可见,作为外交礼节,清朝政府派员前往琉球册封,例有琉球派员(谓之“接封大夫”)事先至中土迎接,以为向导。可参《志略》中《典礼》等卷。

4.《马齿山看日出》“其体方也其用圆”句后夹注云:“日初出望若方体,光渐后始圆。”^{[3]739}此景中土确难看见,可补《志略·风俗·气候》的相关记述。

5.《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已化长桥不化艘”句后夹注云:“自姑米东北为马齿,二山中通,沙路或通或连,望若长堤浮雪。”^{[3]740}此处涉及琉球马齿、姑米二山之情形,可与《志略·山川》的相关记述相参。

6.《册封礼成恭纪四首》其三“知是葵心总向西”句后夹注云:“王宫殿皆西向,中国在海西也。”^{[3]740}这里指出了琉球王宫建筑的一个总体特点,显示了泱泱中华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此条可参《志略》关于王宫、都城的相关图绘以及《府署》卷中相关描述。

7.《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四“空有龟山隔水湄”句后夹注云:“见《岳渎经》,按琉球有龟山。”^{[3]741}此条涉及琉球之龟山,可参《志略》所附之《琉球国全图》以及《山川》卷。

8.《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十“细软铺棉亦踏歌”句后夹注云:“球俗屋脊四出如亭子样,室内布细席,承以草荐,名脚踏棉。”^{[3]741}此条言琉球居民室内陈设,可与《志略·风俗》中的“舍宇”条相参。

9.《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十一“仙居如住浣纱家”句后夹注云:“岛中有淡水处,令球人角笥洗衣。”^{[3]741}此条涉及琉球居民生活场所规划布置,可与《志略·风俗》等处记述互参。

10.《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十二“买得防风日日尝”句后夹注云:“球人以防风腌食之。”^{[3]742}此条言琉球居民饮食习惯,可参《志略·风俗》等处记述。

11.《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十八“忘忧最说林禽好”句后夹注云:“密林禽,球酒名,出八重山。”^{[3]742}此条涉琉球酒食,可参《志略·物产》等处记述。

12.《姑米书事和端木贤赞上下平韵三十首》其二十九“七里香中黑亦甜”句后夹注云:“七里香枝叶类黄杨,球人植之,剪其上令齐,疏密曲折,宛若屏障。”^{[3]742}此条涉及琉球居民的生活习俗,可参《志略·风俗》等处记述。这类可与《琉球国志略》互参之处尚有一些,不再一一赘列。这些内容往往借诗句发其端,而用夹注形式加以解释、说明。这些创作与《志略》可以直接相互发明、补充,丰富了《志略》的内容,充分地发挥了诗可以补史、证史的效用。

总之,周煌的129首琉球纪行诗创作是非常成功的。这组诗帮助我们了解其《琉球国志略》中所不便载录的种种细节,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意义。这样,琉球纪行诗以其感性的诗歌形式,与作为史志的《琉球国志略》相配合,起到了“诗史互证”“诗史互补”的作用,使我们能够在数百载之下,洞悉作者这次出使琉球的真实状态和样貌,获得对于历史活动的全方位认识。

四、结论

周煌是在历史、文学等领域都卓有贡献的涪陵文化名人,对其诸方面的文化贡献加以深入系统研究,不但对于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作为重庆涪陵古代乡贤前辈,这种文化挖掘也具有振兴乡邦文化、服务地方的特殊价值。遗憾的是,虽然如吴尚清^[4]、邓经武^[5]、余玉储^[6]、熊茂松^[7]、郑小娟^[8]、张琇杰^[9]、李振文^[10]、李英^[11]等人已有专文或学位论文进行了探讨,但总体而言还可以再深入。本文立足于周煌研究的这一现状,尝试将周煌历史著作《琉球国志略》与其诗集《海山存稿》卷十一中涉及出使琉球的129首纪行诗加以打通,以“诗史互证”“诗史互补”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获得更为理想的研究效果。通过对《琉球国志略》以及《海山存稿》较为系统的梳理,发现了其史学撰著与诗歌创作中相关部分的密切联系,两者一为“史”,一为“诗”,具有互补、互证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周煌. 琉球国志略 [M]//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4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2] 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二十四史[M]:第14卷附《清史稿》.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 [3] 周煌. 海山存稿 [M]//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集第29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4] 武尚清.《琉球国志略》的修撰和价值[J]. 史学史研究,1992(2).
- [5] 邓经武. 清代巴蜀诗人周煌的琉球行[J]. 文史杂志,2017(5).
- [6] 俞玉储. 乾隆二十一年随封兵役勒赏滋事案析 [J]. 历史档案,2000(4).
- [7] 熊茂松. 周煌《琉球国志略》[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6).
- [8] 郑小娟.《琉球国志略》文献价值刍议 [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7).
- [9] 张琇杰. 周煌《琉球国志略》版本考证 [N]. 中国文物报,2016-03-08.
- [10] 李振文. 周煌书法艺术的美学风格阐释 [J]. 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10).
- [11] 李英. 周煌《海山存稿》研究 [D]. 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3.

Zhou Huang's Writings on Ryukyu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and Their Value in the Visual Field of "Mutual Verification of Poetry and History"

Wang Xiao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Abstract: Zhou Huang w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in the history of Fuling District in Chongqing and a great maste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t is the bounden duty and miss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for the benefit of mulberry and CATALPA. Among Zhou Huang's numerous writings o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Annals of Ryukyu is a representative one. The contents of the annals of Ryukyu are corrected and the previous works are corrected, there are a lot of poems written by Zhou Huang on his way to Nansei Islands and before and after his mission, which are mutually corroborated by the annals of the Ryukyu Kingdom, and can complemen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annals of the Ryukyu Kingdom. Both of them can get a lot of new and valuable information.

Keywords: Zhou Huang; "mutual verification of poetry and history"; *Annals of Ryukyu Kingdom*; *Preserved Manuscript of Haishan*; content and value

[责任编辑:陈忻]